

追忆岭南文明的探源者朱非素: 先生是位传奇女性,她把一生献给了考古



■《石峡遗址——
1973~1978年考古
发掘报告》

相遇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北大考古学专业学生李岩,就听过朱非素的“传说”。“虽尚未谋面,但朱先生身为北大‘考古四女将’之一,声名在外。先生籍贯温州,在家乡读完小学,1951年,15岁的她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,历任护士、卫生员、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。复员返乡后,她仅复习一年,1959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!这在当时,怎能不是个传奇!”

终于见到朱非素,是李岩在1984年研究生实习前夕。“短发、精干、说话利索。经她与严文明老师商榷,我们几个学生被安排到广东实习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岭南。从前,爱群大厦和海珠桥,不过是天气预报里的背景画面。实习第一站为佛山南海百西乡鱿鱼港贝丘遗址。朱老师是当时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领导,她领着我们做了一学期田野实习,从此正式建立师从关系。”

朱非素带着李岩在研究生期间完成了三个地方实习,还包括珠海淇澳岛、东澳湾沙丘遗址和肇庆蚬壳洲遗址。顺利完成毕业答辩,后者追随前者脚步,扎根岭南。

聚落

“老太太带着我们琢磨的许多事情,起码在中国南部地区,都处于领先地位。比如基于珠三角贝丘、沙丘遗址的‘聚落形态研究’。”

李岩引用佛山鱿鱼港贝丘遗址阐述:“在广东史前地区开展聚落考古工作,实际上从鱿鱼岗考古发掘就已开始。其间,我们非常注重遗址本身的功能划分。用朱先生的话说,要通过遗存、遗迹研究,复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。”

什么是聚落?“人总是要组成社会的,而在物质遗存中能够观察到的有形的社会单元,就是聚落”(严文明《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》)。朱非素也在其论文中提及:“(珠三角)每一处贝丘、沙丘遗址本身就是一个聚落。”

改革开放后,朱非素负责过珠海海岛调查、三水银洲遗址发掘、虎门村头遗址发掘以及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的多学科调查。在关注区系文化谱系的基础上,她将目光转到聚落考古,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研究。

“从‘挖编年’,到‘聚落考古’,我们可以说,到公元2000年前,广东的考古工作,就已经从对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的基础上,较早进入到聚落阶段。编年等于搭建‘纵向’链条,聚落研究则是细化和丰满‘横切面’,把没有文字的这个时间段,进行生动历史复原。我们要在解决了编年之后,看在同一个时间段里,什么人构建了什么样的生活空间。”

李岩引用东莞虎门村头遗址为例,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朱老师作为领队进行了发掘,我对她强调聚落考古的概

南方夏季,五月,午后有风吹进窗户,演音大楼,这间属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办公室里,一本厚厚的书,上面贴着许多标签。标签在风中轻舞。

他站起来,小心翻开书,给记者寻找一张石峡文化的插图。这书一定被翻阅过无数次,因为封面已经脱相,书脊处,胶水也快磨尽。

“我依然常常读它,依然感觉先生在身边。”考古学家李岩,把手中的书,托了起来:“《石峡遗址——1973~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》,它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被评为金鼎奖。主要执笔者朱非素先生,是一位传奇女性。”



■三水银洲贝丘遗址发掘期间,朱非素与严文明、赵辉等。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供图

念印象深刻。从聚落的角度,我们看到这遗址有三个功能区。1000多平方米的垃圾区,不曾发现墓葬和房屋居住面,说明居民曾较长时间在此定居,所以聚落总体布局基本没变;一个较平坦处,应是广场,因为发掘的土面较硬,或是常受踩踏;海拔稍高的北边区域,则有成排房屋遗存。如是,我们终于可以说,有了一个基本功能较完整的(遗存呈现)。”

“应当说,朱先生主导的这些工作,使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的聚落形态基本面貌,通过考古人的手铲,给勾勒出来了。”

谱系

而区别于“聚落考古”的另一观察角度,则是“谱系研究”。“朱先生是在华南地区开展谱系研究工作的最早学者之一。而这其中,不得不提她用力最多、研究最多的一处遗址——如今广为人知的粤北曲江石峡遗址。”

“石峡遗址的发掘和研究,如今已有很多价值面向,我个人觉得特别有实际操作价值和意义的,就是朱先生所创立的‘二次葬’辨认发掘方法”,李岩说,“通过这个方法,她用生动的细节,诠释了谱系”。

石峡遗址从发掘到整理、编写出版报告,几乎贯穿朱非素整个考古人生。从1975年至1978年,她是发掘的参加者(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考古事业开始逐渐恢复,广东省有关部门启动了石峡遗址的发掘,朱老师被从下放的煤矿召回,当时,她的工作关系还在煤矿,但她也顾不了那些,背着行李就赶到发掘现场”);从1978年以后的十多年,她和杨式挺先生分工合作,承担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。

什么是谱系研究?李岩解释道:“我们考古学同样关注人类终极问题,只不过不是全球人类的终极问题,而是某个区域的终极问题——我们从哪里来,同时期从别处吸收了什么,如何消化?”在谱系研究里,朱先生较早就从石峡遗址进入了。石峡文化有6座墓出土6件玉琮,其形制、纹饰均具良渚文化特点。那它们究竟来自何方?这就是我们说的谱系了。以太湖为中心、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,和以鄱阳湖——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、石峡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,两者关系如何?上世纪7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已关注,朱老师则给出了生动具体的材料去求证。”

“在考古地层学中,朱老师针对石峡‘二次葬’发掘的开创性应用,在全国可是‘独一份’。”李岩介绍,根据发掘报告,在石峡遗址的四大期文化遗存中,第二期文化遗存——石峡文化,该期发掘的102座墓葬,“二次葬”墓超过一半。20世纪80年代以前,粤北地区和马坝镇一带也流行二次葬,就是数年后,废弃木棺,将尸骨迁葬。“但新石器

的执笔者朱非素,曾遇过怎样的艰难。

不,也许艰难和考验已从更早前开始,从她15岁面临的抗美援朝战场。然而,“每当谈起这段经历时,她总是说我很幸运,在朝鲜时,美国飞机天天轰炸,我毫发未损;比起那前线的战士,我非常幸运”,多年以后,李岩这样回忆她说过的话。

什么是幸运?是不是1958年,从战场上归来,争取到了深造读书机会?是不是1973年,煤矿下放归来,又能直接背着行李回到考古发掘现场?还是说,2004年,因乳腺癌住院,老人家依旧乐观,笑呵呵说:上过战场的人,什么都不怕,我那石峡报告还没弄完——然后她病愈,2007年底终于完成石峡报告文稿及校对工作。

“今天看起来,她是多么不容易。到底是怎样的动力,支撑她这一路的探索?”我们忍不住问。

“朱先生,她是一个对自己事业充满了热爱和情怀,并从不停止思考和进取的实干家。广东史前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,是她鼓捣了一辈子的事情,包括谱系研究和聚落研究,这三个方面,应该说都属于特别基础的工作,可是,她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心血,做出了那么多的突破。”

李岩顿了一下,继续说道:“在她乳腺癌治疗康复期之外,她基本都在上班,每天,她便也是坐着公交车,按时来到这演音大楼。她实在是太热爱这份事业了,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印象,特别令人景仰。当她第二次受到病魔侵害时,她心里明白:石峡文化因用玉情况高度类似良渚文化,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岭南最重要的遗存;所以,常挂在她嘴边的话,是非常想见到石峡发掘调查报告的出版。也算是幸运之神的再次眷顾吧,出版社也加班加点,终于了却了她的心愿。2015年,《岭外求真 朱非素考古论集》也正式出版。

老人家以区区弱体,顽强面对现实,勇也;老愈弥坚,不惜病体投身热爱的考古事业,大义也;她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大体如此。而且,对后续业务力量培养、年青人的栽培,也不遗余力。如今,我们也建立了学习小组,先生的扶携栽培之心,如一个榜样,让我们这些后继者,尊从她的殷殷心意,继续扶携后生。”

“她其实给到了您很多的——”

“精神动力。”他的目光望向桌面上堆堆叠叠的资料,望向资料最上方那本厚厚的贴满标签的石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。这书被他翻阅过无数次,封面已经脱相,书脊处,胶水也快磨尽。扉页上,蓝色圆珠笔写着隽永的两行字:“李岩学友指正 朱非素,2014.12.25。”

“精神动力。”他重复了一句,然后眼光仿佛穿透面前墙壁,看向了一个遥远的时空。有一层湿润的水汽,生起在他的眼中。

“我觉得她一直没有离开。”

后生

今天,当我们面对这厚厚将近千页的石峡考古发掘报告,很难想象,从1973年的首次发掘,到2014年的正式出版,它